

烟台故事·祠堂探幽

西解李氏宗祠： 40亩良田换来个家族祠堂

李镇



坐落于莱山区解甲庄街道西解村中央的李氏祠堂,以其唯美设计、精湛工艺、恢宏气势,在胶东建造史上堪称经典。李氏族人以此为载体,秉承“耕读传家”祖训,赓续传承,家业千秋,令人景仰。

西解李氏家族是清代登州府“望族”之一。清乾隆十年(1745)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、蓬莱人丛中芷在《李氏族谱》序言中赞道:“国朝来登郡多望族,如吾邑大宗伯沙、福邑大司农王、海阳少司马李、宁海大司马李之四族者,其先世皆有阴德,云初毓庆,源远流长,故伟人辈出倜傥不群……”

《李氏家谱》记载,西解李氏家族“祖籍出于滇南厥后徙居宁海(今牟平)”。明朝嘉靖年间在一世祖李松的带领下,由宁海州西门里迁此定居,开枝散叶。

李氏家族耕读传家创造了科举传奇,家国情怀铸就了世间佳话,繁衍生息到第五世李初妍时,家声日显赫,跻身当地豪门之列。

李初妍祖孙三代通过科考隆起了家族脊梁。李初妍和他的3个儿子、13个孙子、20多个曾孙先后获取了功名。大名鼎鼎的工部尚书李永绍就是李初妍的孙子。

据李氏家族十八世孙、《李氏族谱》第六次编修主笔李玉平先生考证,西解李氏家族逶迤而来的五百年间,仅清代李初妍及其子孙一支就考取功名206人,其中进士2人(含武进士1人),举人11人,秀才84人,太学生64人,赐文林郎、儒林郎、职佐郎、登仕郎等45人。李氏族人通过科举入仕,有30多人做到知县以上官员,被敕诰封赠的多达70多次。

更难能可贵并被李氏族人引以为傲的是,在所有的人仕官员中没有一人因为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而遭弹劾罢官入狱。这一切良缘善果皆源于良好的家风传承。

现存于世的李氏祠堂修建于清嘉庆年间,原为族人李九龄产业。因家道中落,李九龄后人变卖家业,维持生计,被族人以40亩良田置换保留,改为家族祠堂,香火绵延,延续至今。

李九龄(1777-1845),是李氏家族第十一代,是李钧的养子。李钧26岁因病早逝,妻子曲氏以柔弱之躯撑起家庭重任。曲氏是牟平处士曲树文之女,大家闺秀。尽管家境窘迫,依然

支持李九龄进私塾学习。李九龄不负众望,未及弱冠就考中廪生。后来,由于不忍母亲含辛茹苦,他毅然放弃学业,弃笔从商,跋涉千里到北京谋生。

进京后,李九龄在一家杂货铺学徒,他凭借胶东人特有的秉性赢得了东家的信任。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,天资聪颖的李九龄在京城商圈混出名堂。后来,他结识了一位皇亲,双方议定合办“龙封”商号,对方出钱,自己出人,专门负责给宫内提供粮食等物资。

有了贵人的加持,“龙封”商号顺风顺水,财源广进。相传,李九龄曾创造一天内在京城同时开设四家当铺的商业神话。

风光无限的李九龄在积累巨大财富后,又捐得从四品官衔,被朝廷封为“昭议大夫、昭武都尉”,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“红顶商人”。

“衣锦还乡”是国人功成名就后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,李九龄也在高光时刻荣归故里,斥巨资置办田宅家业。现在保留完整的李氏祠堂,就是当年李九龄专门用于迎来送往的客屋。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“尚书府”,其实并不是真实所在,而是以李氏祠堂代。真正的尚书府建在村北高堍上,因时代变迁,年久失修,现已衰败坍塌,掩身于历史长河,不见踪影。

据村里宿耆回忆,长辈相传,当年李九龄回乡后,斥资购买了李永绍之子李师沆修建的“十三檩”大房子(现存,位于李氏祠堂北)后,以此为中心,大兴土木,建房造屋,盛况空前。

其时,李九龄专门从北京请来能工巧匠,仿照京城官宅样式设计建造。所用木料除了派专人从东北采购外,还选用当地夹河边的优质木料。砖瓦和脊兽构件由自家建窑烧制。砌墙所用石材绝大部分来自昆嵛山。建造施工时,要求工期不限,质量至上。每日好饭好菜好酒伺候,工钱不菲,并时有犒赏。整个工程持续了数年,耗资无计。有人说,当年,李九龄返乡置业时,装载金银细软的车队,从西解村一直绵延至五里外的沟头店村,头尾相接,浩荡气势令人咋舌惊叹。

建成后的李九龄宅院,高屋建瓴,古朴典雅,亭台楼阁,美轮美奂,奇花异草,争奇斗艳。置身其中,鸟语花香,令人心醉,俨然是一派天上人间美景。

有道是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,李九龄去世后,偌大家业传与后人,后人颓废,不思进取,挥霍无度,最后竟落魄到变卖祖业度日的境况。更被时人传为笑柄的是,公子哥们拿着地契,带着小方桌在莱山大集上蹲摊设点,将名下四千多亩土地山岚及附

着物全部贱卖。土改前夕,为维持生计,李九龄子孙欲将仅剩的客屋和“十三檩”大房子卖与他人。闻听此讯,李氏族人心痛不已,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祖宗家业。大伙儿凑起40亩良田置换,最终保留了客屋。后来,众人议定,将此屋辟为家族祠堂。从此,这里成为李氏族人慎终追远的精神家园。

良田换祠堂后,李氏族人每年春节都在此处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。李氏“十三支”轮值坐庄主持,散居各地的族人如约而至,鼓乐合奏,鞭炮齐鸣,热闹空前。1963年,李氏族人庆祝粮食大丰收,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。

后祭祀活动停办,没有了族人打理,李氏祠堂历经风雨侵蚀,日渐式微,几近倒塌。2017年,经李氏族人多方奔走,筹措资金,破烂不堪的祠堂得到初步修缮。李氏祠堂旧貌换新颜。是年春节,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李氏家族祭祀活动得以重新举行。

焕然一新的李氏祠堂坐北向南,6开间,西5间稍大,东1间略小(原为储藏室用),面阔16.54米,进深7.45米,高6.12米,建筑面积123.22平方米。

屋顶为青色阴阳合瓦,清水屋脊,正脊有鸱吻,角脊有蹲兽。整体房屋为单檐五楹七架结构。大厅前脸整体为木格门窗,涂有紫红色油漆。四根明柱,柱体涂黑色油漆,底座为汉白玉圆方双层石础。中间两根明柱上镶有一副金字楹联,上联为“勋柄千古功昭日月黎庶百姓俱沐恩”,下联是“德播四方泽沛古今子孙后世皆承荣”。正门上方走马板处悬挂一块蓝底金字匾额,上书“李氏祠堂”四个大字。屋两峰及后墙皆为下石上砖结构,结实耐用。

大厅前廊后厦,石条为阶,石板铺地。进入厅内,八根粗壮的明柱杵于方形石础之上。柱体上端与朱漆架梁相接。梁架排列严谨齐整,下五架粗大浑厚,上三架较之短细。三架梁与五架梁之间镶嵌一“李”“寿”变体字,雕有祥云图案,其雕工朴拙又不失大气。大厅后墙开有后门,及四扇木格对开窗户。墙体内部暗设四柱,与前面四柱遥相对应。

尚书故里,解甲新颜。如今,集科考文化、廉政文化、家风文化于一身的李氏祠堂,已经被相关部门辟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,每天到这里参观学习的游人络绎不绝。李氏祠堂不仅是家族的荣耀,也是宝贵的社会财富。

(感谢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曲德顺先生提供《西解甲庄测绘报告》)

方言撷趣

余与馥

王东超

“余”为象形字,甲骨文字像树木支撑的房屋,与“舍”字同义,本义为茅屋。后“余”借为代词,表示第一人称,《尔雅·释诂下》:“余,我也。”后“余”多作人称代词,其茅屋之本义由“舍”承接。

《说文·食部》:“馥,饶也。从食,余声。”“馥”为会意字,本义为丰足,从食从余会意,表示有房住有饭吃,余为声符,亦兼意符。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简化字,“馥”简化为“余”。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,有时“馥”写作“余”是容易引发歧义的,如“余年无多”可以理解成我没有几年活头了,也可以理解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,所以应写成“馥年无多”。

“余”由丰足引申为宽裕,《庄子·养生主》:“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也。”又引申为剩,多出来,《广雅·释诂四》:“余,盈也。”韩愈《答孟郊》:“人皆食酒肉,子独不得饱。”这个义项黄县话用得比较多,“余头儿”就是钱或东西使用后剩余的部分,比如:这钱打瓶醋还有点余头儿;你把钱全都花喽,没余下点儿嘞啊?“多余”指不必要的,比如:你真多余嘞!人家两口儿俩嘞事儿,你插什么言。“富余”意为足够而有剩余,比如:这些饭三个人吃也富余。也作“富富有余”,比如:你嘞分数这么高,进重点班是富富有余嘞;五十斤麦种,种一亩地富富有余。“余费”指用不了,多余,比如:这块布做条裤儿还能余费一点儿;割布嘞时候多余费半尺;这块布做衣裳一点儿余费都没有;人手儿还有余费。有人写作“余废”,是不对的,“余”是多余,“费”是消耗,“余费”指多余的消耗,“废”为止住、废置,“余废”义不可解,当为同音致误。“余露寡外”指多余的、于事无补的,比如:你别说那些余露寡外嘞;平常日儿你余露寡外嘞挺多,一来正儿八经嘞就不行喽。有人写作“余漏寡外”,亦是错误的,“余”与“寡”对,“露”与“外”对,用“漏”就没有讲了,此处亦是同音致误。

不同于现代化的面粉厂用风选机、打麦机、去石机等自动机械干法清理小麦,过去要把麦子磨成面粉,要先“捞麦儿”。即把做饭的大铁锅盛上水,把麦子倒进去进行搅拌,这时一些秕麦粒、麦糠等都漂在水面上,这些杂质叫“麦余儿”。先把麦余儿捞出来(一般用来喂鸡鸭),再用笊篱将洗好的麦子盛到筐箩里,用抹布把麦子的水分抹干,再摊到平台上进行晾晒,晒干后才可以去“粉面”。

“余”由多出来的又引申为其他的、以外的,“余外”就是除此之外、另外,比如:余外嘞人都走吧;除儿他分嘞,你余外再给他点儿。“余”又指某种事情、情况以外或以后的时间,如业余、高兴之余,黄县人常说的“到余底”,就是指的时间维度,意为到最后,比如:到余底他也没出息把好事;他俩到余底也没成。